

内阁首辅

02

徐阶



双面 宰相



文茜 著

SPN
南方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八面玲珑，忍辱负重，
他用两副面孔迷惑对手。
两度蛰伏，静待时机，
一朝出手，震惊群臣。
除去劲敌，他笑到最后，
其中滋味，唯有自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阁首辅之双面宰相 / 文茜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218-12070-6

I . ①内… II . ①文…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6281 号

Neige Shoufu Zhi Shuangmian Zaixiang

内阁首辅之双面宰相

文茜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马妮璐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装帧设计: 今亮后声 HOPESOUND
jinkouyugu@163.com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目 录

第一章	严嵩勇接烫手芋，仇鸾私定城下盟 / 1
第二章	俺答兵临京城下，大明遭来危难时 / 23
第三章	徐次辅妙计退敌，严首辅忌心暗起 / 41
第四章	仇鸾轻狂终酿祸，徐阶一跃成宠臣 / 59
第五章	徐阶忍辱再蛰伏，沈链闯宫告严嵩 / 78
第六章	严氏父子除异己，徐阶暗中搜证据 / 99
第七章	赵文华玩火自焚，权臣子惨淡收场 / 117

第八章	胡宗宪进献祥瑞，戚继光巧计抗倭 / 141
第九章	倒霉事接踵而至，严父子危机四伏 / 168
第十章	徐阁老狠招连出，严首辅招架不住 / 183
第十一章	严世蕃最后挣扎，大奸相穷途末路 / 201
第十二章	奸父子终被剪除，徐阁老未雨绸缪 / 223
第十三章	皇宫里新帝继位，内阁中风云再起 / 240

第一章 严嵩勇接烫手芋，仇鸾私定城下盟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汗率上万骑兵入侵大明，目标直指江西大同。

俺答兵最擅长的就是偷袭，面对突如其来的入侵，驻守在大同城外的大明总兵周尚文大惊失色。不过，在得知入侵大同的俺答兵不过百人时，他长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这次俺答的入侵，一定和以前一样，只是小蟊贼抢掠些财物而已，抢完就走了。

对于这样的小蟊贼，该怎么办？是不加理睬任由他们抢掠，还是及时出击把他们全部擒拿，以便威慑频繁入侵的俺答兵？周尚文有些拿不准了。

这些年俺答兵犹如苍蝇一样，时不时会来大同烧杀抢掠，让他不胜其烦，恨不得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可朝廷面对俺答的抢掠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他又何必自找麻烦？

再说了，这一百多个俺答兵又能抢掠多少？但是，他知道了却不阻止，会不会被百姓和士兵诟病？

周尚文在屋子里背着手徘徊了几圈后，终于下定决心将这一百多个俺答兵活捉，然后和俺答汗来场谈判。如果谈判对大明有利，

他指不定还会加官晋爵，离开这个鬼地方。

周尚文哪里知道，他这一出击，正好中了俺答汗的计。

俺答汗此次率兵入侵，并非为了抢掠，而是为了教训教训明军，让大明知道他的厉害。

会打仗的用计，不会打仗的蛮干。俺答汗此次用的就是诱敌深入之计，用那一百多个士兵做诱饵，诱大同总兵上钩。

“这次，我们和明军好好玩玩！”俺答汗率兵从蒙古的驻地出发时说。他要和驻守在大同的明军来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俺答汗在率兵出发前已经对大同的防守了然于心，因而，在还未进入大同守兵的视线之前，他便将他的部队分成了两队：前哨百余人，诱明军出击，主力则由他亲自率领，从另一边迂回到明军背后。

“就怕到时候大同总兵不上当。”俺答汗的副将说。

这也是俺答汗担心的地方。

“如果不上当，咱们再做调整。”俺答汗说。

“坏了，中了蛮夷的计了。”直到受到俺答兵的两面夹击，周尚文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晚。陷入俺答兵包围圈中的周尚文，对副总兵林椿说：“这次俺答的目标好像不是财物，是我们。本将军掩护你们，你带他们逃出包围圈吧！”

“还是末将掩护将军离开吧！”林椿说。

“是本将军判断失误，轻易出兵，才导致如此局面，我理应承担这个责任！”周尚文哑着嗓子，红着眼圈，大声说，“何况，本将军就是活着逃出去，也是死罪。”

“保护将军的安全是末将的责任！”林椿也大声说，“末将不走！将军在哪里，末将就在哪里！”

一番僵持，两个人谁也不愿意临阵逃脱，都想最后拼一下。

“那咱们就和这群强盗拼了！”周尚文说，“也许还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遵命！”林椿大声说完，冲身旁的明军说，“怕死的可以走！”

不怕死的和我一起冲！”

“杀死这群强盗！”

“赶走俺答兵！”

.....

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后，周尚文和林椿分别率部分明军，从东西两边向俺答兵冲去。然而，虽然周尚文、林椿及他们所率的明军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可双方兵力悬殊，明军还是一个个地倒在了俺答兵的刀箭之下。

看着所剩无几的明军，周尚文绝望了。

“本将军命令你赶快带他们走。”周尚文见杀出血路无望，且很快就要面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便再次对林椿命令道。

“不！末将要和将军共存亡！”林椿执拗地道。

“你们不能死！你们快快上报朝廷，说大同守不住了！”周尚文猛地将剑靠向自己的脖子，“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不能让大同百姓和我们一起亡！你们去守城吧！”

此时的周尚文双眼布满血丝。林椿的眼圈红了，他定定地看着周尚文，然后扑通一声跪下，连磕了三个头后，起身冲余部说：“你们跟我突围！”

于是，在周尚文的掩护下，林椿带着几十名明军开始突围，但失败了。

“想逃跑？哈哈哈哈……”端坐马上的俺答汗狂笑两声后，脸一沉，说，“你以为你逃得掉吗？林副总兵！”

俺答汗说完便一声令下，让一队骑兵奔周尚文而去，而他自己则朝林椿搭弓射箭……

鲜血飞溅，先是周尚文和几名明军死在俺答兵的乱刀下，接着又是骑马飞奔的林椿身中数箭，落下马来……

还活着的二十多名明军，条件反射般地四散而逃，他们不想做俺答的俘虏。

“不要追了！”俺答汗向正准备去追趕那些明军的俺答兵说，“留他们一条狗命，让他们向明廷汇报！”

大同城外，尸横遍野。

俺答兵在原地稍作休息后，俺答汗又率兵向大同城内涌去。

逃跑的明军将总兵、副总兵战死的消息传到守城将领那里后，守城将领脸色煞白，手忙脚乱地令守城士兵赶快关上城门。

“大汗，我们攻城吧！”城门关闭不久，俺答便到了城门下，俺答汗的副将说。

“急什么？”俺答汗冷笑道，“我们攻城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财物吗？进城去得到的财物是百姓的，太有限了。可若我们守在城外，明廷很可能会主动奉上财物。你们说，哪种方式得到的财物多？”

副将这才知道，俺答汗此次胃口不小。

“可汗英明！”副将说，“那我们现在……”

副将还未说完，俺答汗便一瞪眼。

“还用说吗？安营扎寨，原地休息！哈哈哈哈……”俺答汗仰天长笑道。

俺答兵驻扎在了大同城门外。城门内的守城明军从惊慌失措变为疑惑不解。守城将领在同一天，接连两次向朝廷告急。

“俺答汗再次率兵入侵大明，大同总兵、副总兵阵亡。如今，俺答汗正率上万兵马驻扎在大同城门外，准备攻城，大同危在旦夕。”

两封大同告急文书摆在了嘉靖帝面前，嘉靖帝惊得说不出话来。朝廷上下更是一片哗然。

这次，俺答不像是只为抢掠。那到底是什么呢？朝廷又该如何应对呢？朝臣议论纷纷。整日沉迷于修道炼丹的嘉靖帝再也无心“盘腿闭眼”了。虽然他对政事不感兴趣，可俺答此次的举动绝非寻常。

他们不仅将驻守大同的总兵、副总兵杀了，而且不攻城，只驻扎在城外。难道是为了羞辱大明？真是欺人太甚！

嘉靖帝又气又急，琢磨着应该以对方抢掠财物为由应对，还是以攻城略地为由应对？这两种情况的性质可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损失的只是财物，后者危及的可就是大明的领土主权了。前者可以忍，后者绝不能忍。

可不忍，打得过吗？嘉靖帝一时之间着急上火，口舌生疮。

就在这时，嘉靖帝收到了一位官员上奏的疏文。

文中除了说俺答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入侵大明，杀害大同总兵、副总兵，且驻扎在城门外，皆是因朝廷长久以来对俺答的忍让和妥协造成的，还说大同总兵周尚文、副总兵林椿为国捐躯，朝廷却对他们没有任何表示，实在是太冷漠了。

嘉靖帝看了，恼羞成怒。

这位上疏官员之所以在此时说这种话，是因为他在得知大同总兵周尚文和副总兵林椿战死后，写报告给内阁，称这二位是在与俺答的作战中阵亡的，应该予以“恤典”，以振士气，结果被内阁首辅严嵩拒绝了。理由是：二位总兵未能及时阻止俺答攻入大同是失职，镇守边疆的将领失职是要被判刑的，怎么能恤典？

这位官员一时气愤便给嘉靖帝写了疏文。他在文中还说：“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梓蒙，忠勤反捐弃，这何以鼓励士气，激发军心？”

嘉靖帝恼羞成怒，除了因这个官员给他增添烦恼外，还因这疏文好似明着指责严嵩，实则是在指责他。

不给周尚文和林椿恤典也是嘉靖帝的想法。和严嵩一样，嘉靖帝认为俺答能那么顺利地入侵大同并驻扎在大同城外，皆是因为大同总兵周尚文和副总兵林椿未能尽责。嘉靖帝甚至认为，如果这两人没有战死，肯定要接受军法处置。如今他们死了，不治他们罪就算罢了，何来恤典之说？

更重要的是，疏文里把俺答入侵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对俺答的纵容。一直以来，嘉靖帝对俺答的态度都是犹犹豫豫、“战和不定”

的。因而，这篇疏文正好戳到了嘉靖帝的痛处，他不觉得刺眼才怪。

“哼！一个小小的礼科给事中，竟然还敢指责朕，好大的胆子！”嘉靖帝把对俺答入侵的愤怒一并发泄在了写疏文的官员身上。他一怒之下竟然让锦衣卫把这不长眼的礼科给事中抓了起来，交由都察院和刑部定罪。

其实，奏疏里所写的也是很多朝臣的看法，可大家知道说了的后果，都不敢说。

那么，这位大胆的礼科给事中是谁呢？

他是沈束，浙江会稽人，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进士，后任礼科给事中。入朝为官是沈束的梦想，他也曾一腔热血想要做个好官。恰在这时，俺答入侵。将士的阵亡抚恤一事本就由他负责。因而，按照程序，他为周尚文、林椿，以及其他战死的将领申报恤典。谁料却被内阁首辅严嵩退了回来，还说周、林二位失职。沈束能不生气吗？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不幸阵亡，这些在后方的为官者竟然如此冷血。刚入仕途不久的他越想越气，便写了那篇疏文。同时，他将自己对俺答入侵的看法写了进去，不想却冒犯了皇上。

只因上疏给阵亡将领申报恤典就被抓，别说是当事人沈束了，就连都察院御使史闻渊和屠侨在看沈束的案卷时也替他觉得冤枉。

都察院御使史闻渊和屠侨决定替沈束说情。

“皇上，这沈束虽然言语略显轻狂，但文中所说大多是实情。如今俺答入侵，将士……”史闻渊还不知，他一出口就犯了嘉靖帝的忌讳。

嘉靖帝还未听完就已经皱起了眉头，看向一旁的屠侨，打断史闻渊的话问：“屠大人也是这么看吗？觉得沈束疏文中所写的没有一点问题？”

屠侨虽然已经听出了嘉靖帝的不悦，却也不想背叛史闻渊，于是硬着头皮说：“皇上，臣以为……”

“以为什么？难道沈束的疏文没错，是朕错了？”嘉靖帝怒声道，“朕要你们治沈束狂悖忤逆之罪，你们竟然一起来为他求情，还指责朕。看来，你们和那个沈束是一伙的？朝臣不准拉帮结伙，你们忘了吗？你们难道也想让朕治你们个狂悖忤逆之罪？”

史闻渊和屠侨吓得双腿一软，急忙跪下。

“皇上恕罪！臣不敢！”

“不敢？朕倒觉得你们胆子大到没有什么不敢的。”嘉靖帝立即下令削减他们的俸禄。

史闻渊和屠侨顿时直冒冷汗，哪敢再说别的，只能忙不迭地谢皇上不杀之恩。而沈束则在这二位的好心求情之后，不仅被关进了大牢，还受了廷杖之刑。

朝臣们全都吓得噤了声。有人不明所以，不知嘉靖帝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有些人却知道，嘉靖帝之所以这么做，除了要维护其“圣断”的正确性外，还因俺答的再次入侵让他懊恼至极，屈辱不已。

俺答是扎在嘉靖帝心里的一根刺，不动还好，一动他就痛得厉害。

“俺答生性贪婪，得寸进尺，若想让他们断了入侵的念头，就必须除掉这个隐患，不管用什么办法。”这是已经被嘉靖帝处死的前内阁首辅夏言和抗俺答名将曾铣说过的话。

这句话每被验证一次，嘉靖帝就心悸一次。当初，曾铣就是因抗俺答而死，而夏言又是因受到曾铣的牵连而死。如果此次俺答的入侵再次证明夏言和曾铣没错，不就说明他不仅错判了形势，还纵容俺答，冤死了忠臣名将吗？不，他堂堂大明天子，怎么可能犯这样的错？这种错，他不会犯，也不能犯！

“如果再有人为沈束说情，廷杖一百，革职！”嘉靖帝厉声说道，“执迷不悟者，斩！”

嘉靖帝用他的武断和暴力，阻止了为沈束说情的人。

嘉靖帝的一系列做法，最受益的无疑是严嵩，无人敢再弹劾严嵩了。这是严嵩早就预料到的结果，因此他在心里冷笑道：“哼！我严嵩就是这么好弹劾的？我严嵩的决定，就是皇上的决定，弹劾我，就是弹劾皇上。不怕死的就去弹劾吧！”

虽然没有人敢再“说三道四”，但俺答入侵大同却已经成为事实。此事事态严重，嘉靖帝纵然再不愿意为此事费心，也不得不召集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和兵部尚书丁汝夔商议。

“俺答已入侵大同，三位爱卿怎么看啊？”嘉靖帝尽量让自己语气平和。

不等严嵩和徐阶开口，兵部尚书丁汝夔就抢先开了口。

“皇上，如今大同总兵和副总兵都已……”丁汝夔正要说“殉职”二字，怕又犯了皇上的忌，急忙改口道，“已经被俺答射杀，大同守兵死伤惨重。如今大同群龙无首，若城门被俺答攻破，后果将不堪设想。”

丁汝夔之所以越级开口，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了。大同已经被俺答汗率兵入侵，可皇上不仅没对大同有所安排，反而将提出给阵亡将领恤典的官员抓了起来。

丁汝夔说话的时候，徐阶扬了扬眉毛，用余光瞟了一眼严嵩，听到严嵩不满地哼了一声。而嘉靖帝一直面无表情。即使丁汝夔说完了，他也只是皱了皱眉，然后看向二位阁老。

严嵩和徐阶还是不说话，低头沉默着。

“二位阁老，大同总兵这职位谁去合适？”嘉靖帝拖长了音。

嘉靖帝的“合适”二字刚一出口，徐阶便轻轻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即便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嘉靖帝还是不想战。既然如此，他还能说什么呢？何况，首辅严嵩还没说话，轮不到他这个次辅。

徐阶继续低头闭目，他将自己当成了一个局外人。

“启禀皇上，臣在得知大同守兵群龙无首后，便在想这个问题了。”严嵩说得慢悠悠的，脸上带着胸有成竹的笑意。

“严爱卿有合适的人选了？”嘉靖帝大喜，“快快说来！”

“皇上，臣觉得仇鸾最合适。”严嵩说，“此人曾任甘肃总兵，与俺答交锋过，且对俺答的脾性很了解，应该能平息此次事件。”

“仇鸾？这名字有些耳熟。”

嘉靖帝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此人曾被曾铣弹劾，曾铣称其作战时临阵退缩，还说其杀百姓冒充俺答兵领功。仇鸾因此被关进监狱，后又因揭发曾铣欺君、战败不上报、贪污军饷、贿赂权贵而立功。如今，此人不仅出狱，且被严嵩举荐做了太子太保。

“他？严爱卿觉得行吗？”嘉靖帝的话里有怀疑，当然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

“回禀皇上，臣觉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他的父亲曾在正德年间平定安化王之乱中立下大功，世袭咸宁侯。他曾在任甘肃总兵期间保一方安定。最主要的是……”严嵩停了一下，声音小了一些，“此人为人处事极其机敏，尤其擅长随机应变。”

严嵩在说“机敏”和“随机应变”的时候，是刻意加重了语气的。他要突出的就是仇鸾的这两个能力。若论作战能力，仇鸾确实不行。但严嵩知道，在俺答入侵大同事件中，嘉靖帝需要的并非一个英勇的莽汉。嘉靖帝还是不愿意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因而，一个机敏的、能随机应变的人比一个能作战的人更受他的青睐。

嘉靖帝听懂了严嵩的意思，缓缓点了点头。确实，如果派一个莽汉镇守，只是一味地和俺答激战，打赢了当然好，可若打不赢，惹怒了俺答，岂不更麻烦？

嘉靖帝正要答应严嵩，只见丁汝夔上前一步道：“皇上，万万不可。严阁老推荐此人镇守大同，臣觉得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嘉靖帝看似面无表情，但从他微挑的眉毛就能看出，他已经对丁汝夔的话有些不耐烦了。他只想尽快解决俺答入侵大同的事，然后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修道炼丹。

丁汝夔也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站出来反对严嵩的。反对正被

皇上宠信的内阁首辅，不可能有什么好果子吃，且仇鸾是严嵩的干儿子。可他毕竟是大明的兵部尚书，大同可是重镇，如今危在旦夕，往大了说，一旦失守，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往小了说，失去这样一个重镇，他这兵部尚书还能有命吗？

因而，丁汝夔觉得此时去镇守大同的总兵，一定得是一位有勇有谋、能将俺答赶出大同的将领，而不是那个畏首畏尾、贪生怕死、投机取巧的仇鸾。

对仇鸾，丁汝夔还是有所了解的，仇鸾根本不可能担当此任。因此，在严嵩说出仇鸾的名字时，他才震惊到用眼神去向徐阶求救，可徐阶除了给他一个同样震惊的眼神外，就是无奈苦笑。丁汝夔知道，这个凡事求稳、有些唯唯诺诺的内阁次辅不可能反对严嵩。何况，严嵩的意思契合了皇上的意思，反对严嵩就意味着反对皇上，徐阶绝不会做这种事。

其实，丁汝夔不是不能理解徐阶。徐阶虽然是内阁次辅，可在内阁里根本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充其量只是严嵩的应声虫而已。面对这样的情形，徐阶怎么可能得罪严嵩？既然他已经出头了，那就索性得罪到底吧！

“皇上，仇鸾镇守甘肃时，虽然和俺答交过战，却临阵退缩。因此还被曾铣……”丁汝夔刚说到这里，徐阶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心里摇了摇头。他心想，这个丁汝夔反对仇鸾就反对仇鸾，提什么曾铣，这不是找死吗？

果然，嘉靖帝变了脸色，严嵩也冷冷地打断他说：“丁大人，临阵退缩是曾铣污蔑仇大人之言，你竟然也会相信？曾铣为什么被斩，你不会不知道吧？一个罪臣的话，你还当真了？”

丁汝夔的脸一下子变了，他没想到，自己已经尽量注意了，结果还是犯了皇上的忌。他正要解释，却见徐阶朝他微微摇了摇头，便将已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嘉靖帝越发烦躁。他朝三个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这三个人正

低着头呢，哪里看得到皇上挥手？他们全都像木桩一样杵在那里。

“皇上累了，三位大人下去吧！”刚刚接替去世的张佐，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麦福板着他那张略显浮肿的脸，尖声向三根“木头”说。

严嵩和徐阶听到这话并不意外。嘉靖帝反复无常，心情时好时坏，他们都领教过，因而一脸平静。可丁汝夔就不一样了，他瞪大眼睛，看看严嵩又看看徐阶，不停地吞着唾沫。意思是说，就这么走了？那大同的事怎么办？他正想说话，只听严嵩和徐阶齐声说：“谢主隆恩，臣等告退！”

丁汝夔看向严嵩和徐阶，徐阶给他使了个眼色，让他不要再说。丁汝夔只得一脸失望地跟着严嵩和徐阶退了出去。

屋子里再次安静下来。在那三个人离开后，嘉靖帝心里的那块石头好像消失了，他轻松起来，抬眼看了看麦福，又抬了抬右胳膊。麦福疾跨一步，微弓着背，伸手搀扶着他抬起的胳膊，慢慢向内屋走去。

内屋香气逼人，烟雾缭绕。

麦福搀扶着嘉靖帝进内屋时，几位宫女也低着头悄无声息地跟了进去。她们替嘉靖帝换上一身轻便的白绸衫，又替他梳了道士头。最后，麦福搀扶着他坐在了他平常修道的蒲团之上。

嘉靖帝先是挺直身子，然后盘腿而坐，最后深吸一口气。顿时，他的面部肌肉都松弛了。麦福一直紧绷的神经，也随着嘉靖帝那舒缓的表情而放松下来。然而，就在麦福想趁嘉靖帝闭目修道，自己也闭目养神时，突然听到嘉靖帝用微弱的声音说：“严阁老举荐仇鸾镇守大同，你觉得怎么样？”

这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从人嘴里发出的，倒是像从什么地方飘进来的，轻悠悠的，要用耳朵努力捕捉才能听得到。

嘉靖帝经常会这么突如其来地说上一句话，没头没脑的。麦福虽然已经习惯，却还是吓了一跳，心咚咚乱跳。他生怕耳朵不灵光，

捕捉不到“飘”出来的话，或捕捉得不准确。好在他听到了，便深吸一口气，平复了心情，然后慢慢在嘉靖帝坐着的蒲团旁跪了下去，弓着腰，用同样轻的声音说：“主子，奴才觉得，既然严阁老举荐了仇大人，想必那仇鸾能解决这些麻烦。严阁老知道轻重。”

嘉靖帝那闭着眼睛，随着麦福的话慢慢睁开了。他瞟了一眼麦福，心想，这奴才倒比那黄伴（黄锦）机灵，跟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了。

“那就这样吧，让内阁票拟。”嘉靖帝重新闭上眼睛，“票拟好了，你给批红。圣旨一下，就让那仇鸾去大同，不得耽误。”

“是！奴才这就去！”麦福答应一声，慢慢退下。

嘉靖帝同意仇鸾出任大同总兵，严嵩想到了。如果没有把握，他不会举荐仇鸾。可徐阶就没想到。当然，不是说他没想到皇上会同意，而是没想到严嵩会举荐仇鸾。徐阶不明白，一向狡猾的严嵩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时候，举荐一个自己人去那么敏感的地方？

此时，俺答就驻扎在大同城外，严嵩却举荐了自己的干儿子，这就奇怪了。

大同总兵不是香饽饽，而是烫手山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松打退俺答。试想一下，大同城门一旦被俺答攻破，那里的总兵还有好吗？刀剑无眼，仇鸾能在俺答的刀箭下全身而退吗？难！他很可能是另一个周尚文！即便他侥幸未被俺答杀了，也会因阻挡俺答不力而被皇上杀头。

“这老狐狸为何要接这烫手山芋？有什么目的？”徐阶百思不得其解。

严世蕃也不得其解。

“您老真相信他能抵挡得了那群蛮夷？”严世蕃在得知父亲推荐仇鸾后，惊讶得瞪大了他的独眼。

严世蕃和徐阶的想法一样，这么一只烫手山芋，别人想甩都来不及，父亲怎么还往自己手里接呢？

“你也觉得他不行？”严嵩看着儿子，“他怎么也做过甘肃总兵，且……”

“此人贪生怕死可是出了名的。”严世蕃揉了揉发红的独眼说，“您老就不怕他在那边给我们惹祸？”

严嵩知道仇鸾贪生怕死，可没想到他很可能给他们惹祸，顿时脸色变了。他有些后悔没有提前和聪明的儿子商量一下。

严嵩之所以推荐仇鸾，是觉得仇鸾虽然贪生怕死，可毕竟是名将之后，打仗即便不如曾铣，也不至于太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次对付俺答不是用战争解决，是要派人去处理麻烦。

因而，在嘉靖帝为俺答入侵大同而焦头烂额之际，严嵩想到了仇鸾。严嵩既想让仇鸾解大同之困，也想分担皇上之忧，更想让仇鸾在大同立功。这样，他这举荐者便也立了功。

“想让我们的人去大同，也要和我商量一下嘛！”严世蕃不满地说，“你举荐谁不好，竟然举荐他。”

“和你商量？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为父找得到你吗？”严嵩看着儿子那张因沉迷性事而乌青的脸、红肿的眼，气不打一处来，大声质问道。

严嵩已经有近半个月没见着儿子了。

严世蕃一看父亲气得朝他怒吼，便摸了摸硕大的脑袋，不说话了。这半个月，他确实没回家。

半个月前，在郊外游玩打猎的严世蕃看见山涧小溪边的洗衣女颇有几分姿色，便连哄带骗地把洗衣女挟到了城郊，并在那里弄了处宅子。他整日在洗衣女身上发泄，直到厌了才把洗衣女赏给一个手下。

他刚回家便听父亲说了举荐仇鸾的事。他惊诧至极，觉得父亲老糊涂了。

“再说了，此事重大，为父身为内阁首辅，怎么能不为皇上分忧？”严嵩到这个时候还不忘说官话。他随后叹气道：“为父何尝不